

干部业余初級中学課本

語 文

(試用本)

第 三 冊

湖北教师进修学院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华書店发行

湖北省地方国营新生印刷厂印刷

•

開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張：2 $\frac{7}{8}$ 字數：47,000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K106·677 印數：1—12,500

•

定价 0.20 元

說 明

这套课本是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按照“速成的、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以及少而精、学以致用等原则，结合干部业余学习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编写的，供我省干部业余初级中学使用。

这套课本共分六册，每册课文 16 篇，共 96 篇；每册教学时数约需 72 课时（包括讲读课文、课堂练习、课堂作文、作文评讲、复习测验等），共需 432 课时。各地在使用这套课本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补充或抽换一部分课文。

这套课本的编写时间比较仓促，特别是编者的水平有限，在选材、编排等方面，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地在试用过程中及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改、订正。

湖北教师进修学院

1965 年 5 月

目 录

一	革命烈士诗二首	1
	囚歌 叶挺	1
	我的“自白”书 陈然	2
二	我走过的路	3
三	赴湯蹈火	9
四	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	17
五	雄伟的建筑 辉煌的首都	25
六	长江桥头眺望	30
七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毛泽东	36
八	做敢想敢说敢做的人 刘少奇	41
九	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43
一〇	南京路上好八连	48
一一	英雄的史诗	54
一二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毛泽东	62
一三	愚公移山 毛泽东	65
一四	用雷锋的学习态度学习雷锋 《中国青年》社论	69
一五	怎样做会议记录	73
一六	怎样记报告笔记	77

容易读错或写错的汉字表

革命烈士詩二首^①

囚 歌 叶 挺^②

为人进出的門紧鎖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①这两首诗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6月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

②〔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农民出身，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先后被囚禁在江西、四川、湖北等地。这首诗就是1942年他在重庆郊外监狱中写的。1946年3月，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抗议，始获释放。同年4月8日，与王若飞等同志乘飞机返延安，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地下的烈火，
将我連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我的“自白”书 陈 然①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①〔陈然〕河北大名人，1923年生。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曾任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1948年4月被捕，1949年10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然同志被捕以后，被囚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写了《我的“自白”书》这首诗。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练习〕

仔细体会革命先烈们在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说说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

我走过的路^①

我想跟大家谈谈我走过的路。

过去，我的老家五公村^②是个穷村，多是薄沙地。地虽然薄，地主收的租子却不轻。年年打的粮食，交了租子就剩不下多少。地主不光收很重的地租，还用大利钱剥削穷人。地主富农把持着村里的政权，随便派差罚款，动不动就叫衙门里的狗腿子来抓人进监狱。

我家里本来有十亩地，因为纳不起差钱，又遇上荒年，在我爷爷手里就全卖出去了。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家就租种五亩二分地。交了租子，剩下点糠糠秕秕哪里够吃！我能劳动了，也没办法，只好纺经

①本文选自1963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②〔五公村〕在河北省饶阳县。

子①，打绳。打绳沒有本錢，就打手工②。打手工也要受剝削，打一架子绳，工錢只一个銅子。天不亮干到点灯，頂好的时候才掙几十个銅子，相当现在一角来錢。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不歇工，过年連頓餃子也吃不上。有一年，到了腊月二十八，我看娘上了年岁，又害着喘病，家里一点白面星儿也沒有，觉得实在对不起老人家。街上传来卖白面的吆喝声。我从抽屉里抓出仅有的十几个銅子，端起个簸箕就出去了。一看見放在街当心的白面担儿，我心里不由得又犹豫起来：不买，心里过不去；买吧，吃了，过几天就掀不开鍋。我围着面担儿轉了三四圈，捏得手里的銅子出了汗，等卖白面的挑起担儿走了，我还立在那里作难。

我十八岁上，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娘給我打了个行李卷，打发我到城里绳鋪去当工人。这是我头一回进城。我还記得当时的情景：护城河围着一道破破烂烂的土城墙，城楼上搭拉着青天白日旗，几个巡警嘴里叨着烟卷，弓着腰站在城門口。他們看見闊人的小轎車，就直起腰来立正行礼，穷人进出，褲兜子全給翻出来。我渾身上下被翻了个遍，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是挺着肚子的闊财主，至

①(紡经子)纺织麻经(打麻绳用的经线，几股经线拧成绳子)。

②(打手工)做手工。这里的意思是，由人家供给原料，给人家加工。

于穷苦的搬运工人，进城讨饭的庄稼人，全得溜着墙根儿走。我心里想：天下老鸹一般黑，城里乡里全一样呀！

我进的绳铺的东家是个双料的坏东西，他雇工人开绳铺，还雇长工种地。铺子里七八个工人簡直都是他的奴隶。一天顶星星戴月亮地干十二三个钟头，累得要死，他还找缝拿干工^①，晚上叫给他守门，早上叫给他打水。麦晌^②大热天，他靠在太师椅上摇扇子，赶着工人们到场上给他打麦子。工人们都觉得这东西欺人太甚，就琢磨着跟他斗，紡經子、打绳都慢慢地磨，叫上场，不去，叫打水，装听不见。他看出大家齐了心，表面上不说，暗里想法折磨人。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他的气，就卷起铺盖回了老家，依然紡經子，打绳，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七七”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扔下大片国土逃跑了。八路军过来，五公村建立起抗日政权，世道这才变了样。村里成立了工会^③、农会、妇女会和青年救国会。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印把子也夺了过来。我家的十亩地贖回来了，紡經子，打绳，能得到合理的工钱了。五公村穷人的

①〔找缝拿干工〕找机会叫人给他白干活。 ②〔麦晌〕麦收时节的中午。 ③〔工会〕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组织的会。

日子也都好过些了，人們抗日的情緒很高。大伙选我当工会委員，專門跟那些不执行政府政策的地主富农斗争。这时候，断不了有县上区上的干部住在我家，他們經常給我讲革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主张，我听了心里就更亮堂了。

自己有了地，就要安排着种。我买了两条牛腿①，又买了犁铧子，预备过些时候再买犁身安上。哪知道犁身还没有买，日本鬼子就在冀中“大扫荡”，五公村变成了敌占区。敌人天天出来“清剿”，搶掠烧杀，无恶不作，村里先后有四十多个人被杀害，西头半截街有很多房子被烧毁，我爹就叫鬼子杀死在村东花生地里。在这苦难的岁月里，又遇上了七个月没下透雨的大旱灾。这重重灾难逼得我卖了犁铧，卖了牛腿，卖了屋里、炕上大大小小可卖的一切东西，一家人只剩下一床破棉花套子。糠吃完了，菜吃完了，就煮树皮和槐連豆②吃，后来連棒子核、花生皮和秫秸穗③也吃了。唉，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啊，我病倒在炕上了。眼看孩子的娘和孩子們个个都餓得光剩下骨头架，心里酸酸的只想掉泪。光掉泪也不行啊！想活动活动，看紡个麻經，打个绳行不行。誰知道腿不管事，下了

①〔买了两条牛腿〕买了半头牛，同別人合买一头牛。 ②〔槐連豆〕槐树的果实。 ③〔秫(shú)秸(jiē)穗(ráng)]高粱秆的心子。

炕，勉强挪挪步，就像踩在棉花套子上；扶着墙慢慢走，还没出門，觉得天旋地轉，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多亏邻家的大奶奶帮助推捏了半天才緩过气来。

看看一家子实在没法活下去，就三斗粮食打发了大闺女，孩子的娘拉上十三岁的儿子，抱着没过周岁的闺女，到饒阳城一带討飯去了。这一年，五公村有一百一十四戶卖地卖宅基^①，二百一十三戶卖衣物箱柜，三十四戶妻离子散，十五个人活活餓死，像我这样打发闺女、外出討飯的人家，就数也数不清了。

人們說：共产党是太阳，是爹娘。我觉得党比太阳还亮，比爹娘更亲。就在这父母妻儿都不能互相照顾的年月，党的干部和八路军战士跟老百姓一样吃树皮草根，省出粮食来，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鎖，送到群众手里。党还号召人們組織起来，跟灾荒斗争。那年秋后，抗日政府通过村里的“隐蔽經濟工作組”，发放了四千斤救济粮，还指导人們成立起合伙組，生产度荒。我入了合伙組，大伙一块打绳，第二年又合伙种地，不但度过了灾荒，日子还越过越好。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斗倒了地主富农，組里人們干劲更大

①〔宅基〕住宅的地基。

了。很多人看見組織起来好处大，都紛紛要求入組合伙。合伙組是一九四三年組織起来的，一九五一年改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从成立合伙組算起，到现在，已經整整二十年了。

今天五公村已經大大变了样。过去到过这里的人今天重来，都非常惊奇。拖拉机耕地，电井^①浇水，地里的麦子齐胸高，果园里苹果树、蜜桃树茂密成林，过去一亩只收一百多斤粮食的薄沙地，这会儿已变成亩产四百八十多斤的高产田。家家不愁吃，不缺穿，只最近三年来，就盖起新房三百多間。平均每四戶就有一架收音机，三戶就有一辆自行車。

我家的生活也变了样。我和孩子的娘都担任社里队里的工作，儿子在发电厂工作，三斗粮食打发出去的大閨女生活也很美滿，差点餓死的四閨女和她妹妹都在中学念书。一九六二年，我一家做了九百多个劳动日，分到五千多斤粮食。吃树皮、盖破棉花套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回头了。

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是来自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領導。从办合伙組那天起，

①〔电井〕用电作动力抽水的井。

党就从各方面领导和扶助我们，引导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要永远记住：要不是共产党，要不是毛主席，咱这穷五公村的穷人，绝不会有今天！

〔练习〕

这篇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叙述“我走过的路”的？这样的叙述有什么好处？从“我走过的路”中，我们受到了哪些启示？

赴 湯 蹈 火^①

中午时分，标着“八一”军徽的银燕，穿破云层，盘旋在县城上空。一包包沉甸甸的物品，顺着雨柱徐徐^②降落到地上。

“哈，橡皮船！”人们奔跑着，欢呼着，“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橡皮船了！”

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张部长，登上高坡，喊道：“赶快安装，先去史各庄，天黑以前一定赶到！”

史各庄的人民，在洪水里泡了好些时候了。现在

①本文选自《惊涛骇浪中的子弟兵》，个别文字有改动。 ②〔徐徐〕慢慢地。

有了橡皮船，恨不得一下子都安装起来，好去营救危难中的人民。可是，因为在場的人不懂安装技术，摆弄了老半天，連一只橡皮船还没安装好。

正在人們焦急不安的时候，从人丛中挤进一个滿身泥水的战士，气喘吁吁地說：“我来安装！”

张部长神情貫注地打量了他一番，問道：

“哪个部队的？”

“三連的。”

“叫什么？”

“董义祿！”

“董——义——祿？好熟哇！”张部长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見過这个战士，就拍着他的肩膀說：“好！你来得正是时候，快安装好橡皮船，去史各庄搶救受难的乡亲，越快越好！”

“是！”董义祿回答，“一定完成任务！”

橡皮船安装好了。张部长指着董义祿左臂上那块刚刚愈合的伤疤說：“能下水嗎？”

“能！”董义祿急忙穿好搭在肩上的衣服，把橡皮船架到水上，就随搶险組的三个青年出发了。

站在风雨中的人們，望着迅速远去的搶险組，心弦才稍稍松了一些。张部长默念着“董义祿”这个名字，又想到他左臂上的那块伤疤，猛然間，一个赴湯

蹈火①的战士形象展现在眼前。他情不自禁地喊道：

“啊！他，就是那个救火的战士嘛！”

在场的人也异口同声地说：“对！就是他。真是个好战士啊！”

原来，一个月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三连在附近一个村庄执行生产任务。一天中午，劳动了半天的战士们午睡了，唯有大车馭手董义祿还在喂着那无言的战友。忽然，一阵惊叫声传来。从那惊恐的声音里，董义祿猜想是出事了。他分秒没停，穿过一道街，一转弯，只见一团团浓烟冲向天空。“啊，着火了！”烈火拚命地吞噬②着高大的两垛麦秸，无数条火舌贪婪地伸向邻近的民房。董义祿赶到现场，一跃身上了麦垛，在上面翻滚扑打。可是，火，还在燃烧。不多时，他被烟火吞没了。这时，邻近的群众也纷纷赶来，有的提桶，有的拿锹，不停地向麦垛上泼水扬土。不知是谁用劲过猛，失手把铁锹甩了上去，正落在董义祿的左臂上，霎时鲜血迸流。

“水，水！”董义祿还是一个劲地在麦垛上翻滚扑打，冲破烟火的包围，传出他急促的要水声。人们听

①〔赴湯蹈火〕形容不避艱險。赴，去，往；湯，滾水；蹈，踐踏。

②〔噬(shì 釋)〕咬。这里指烈火把麦秸烧掉。

到呼唤，才知道麦垛上已经上去了人。于是，一个个水桶飞似地传到他的手里。又经过一阵搏斗，火终于被扑灭了。可是董义禄再也坚持不住了，从熄灭的麦垛上滚落下来，晕过去了。

县委得到消息，连忙派救护车前来营救；许多党政负责干部和连队同志，也都赶来现场看望。县人民武装部张部长就在这个时候见过这个战士。

现在，张部长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怎能不联想起一个月以前的动人情景！可是，这位无畏的战士不是住医院了吗？怎么又来到了这洪水泛滥的地方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早晨，暴雨倾盆而下，洪水四处漫溢。县防汛指挥部正在紧张地研究汛情，组织抢险队。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浑身湿漉漉①的战士。人们以为他是来这里避雨的，就请他在一旁坐下。

“不！”董义禄急忙申明来意，“我是来报到的。”

“报到？”一位同志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对！”董义禄补充道，“我来参加抗洪抢险的。”

那位同志见他背后无人，又问：“就你一个？”

“是！”

①〔漉漉(lù lù 路路)〕水慢慢地渗下。

“領導上派你來的？”

“不是。”董義祿摘下軍帽擰了擰水說，“我剛從醫院出來，一時來不及和連隊聯系了。現在人民有了緊急困難，我應該立即到最前綫去！”

听了董義祿的申述，那位同志站起來，緊緊地、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說：“好同志！在這個時候你來報到，主動要求擔任搶險任務，這太好了！”他略為遲疑了一下，又接着說：“縣武裝部張部長和搶險隊正在城外廣場上等候飛機空投橡皮船，你去那里參加搶險隊，可以嗎？”

話音剛落，傳來了飛機的馬達聲。董義祿說了聲：“是！我馬上去！”把衣服搭在肩上，就快步跑向廣場。

防汛指揮部的同志，望着董義祿的背影自言自語地說：“這個戰士病剛好，應該讓他休息一會才對。……不！這樣的戰士，他是不肯休息的！”

傍晚時分，董義祿和三個青年駕着第一只橡皮船，來到了史各莊的村頭。

史各莊離鐵路線只一里多。洪水來到之前，大部分群眾已經轉移到鐵路線上了，還沒有來得及撤走的人，有的聚集在房頂上，有的爬到樹上。董義祿向三個青年說：“快划，天黑以前一定把鄉親們都接送到鐵路線上。”

橡皮船駛進村里，房上樹上的群眾，互相推讓着。年輕的人們說：“讓老人、小孩先走，我們等一等。”老人們却說：“你們和孩子們先走吧，我們老胳膊老腿兒，不怕！”

一位中年婦女看到橡皮船里擠滿了人，急忙從房上趕下來，把已經上了橡皮船的两个孩子拉回去，又隨手把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從房上接送到橡皮船里。她解釋說：“同志，這位老人是革命烈士的母親，一定要讓她先走，我們自己的孩子晚走一步沒關係。”

看到這一切，董義祿心里熱呼呼的。他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透過全身。“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人民，多好啊！”他用滿是泥漿的手，揉了揉濕潤的眼睛，大聲向趴在房上和樹上的人們說：“鄉親們，放心吧，我們一定要把大家搶救出來！”說罷，揮動着粗壯的胳膊，蕩起橡皮船，嘩嘩地向鐵路線划去。

橡皮船穿梭似地在洪浪里往來。一次，兩次，三次……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最後一次登上橡皮船的，是那位從橡皮船上拉下自己孩子的母親，還有一個產婦、六個孩子和七十多歲的老兩口。剛出村不遠，突然一個急浪打來，橡皮船被迫順着激流直奔而下。前面是一座大橋，洪水離橋頂只有三十來厘米。董義